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四朝聞見錄

目錄
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文愷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田尹衡

校對官庶吉士_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_臣任鑑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四朝聞見錄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四朝聞見錄五卷宋葉紹翁撰紹翁自署龍泉人又書中載程公許與論真德秀謚議手東字之曰靖逸而厲鷗宋詩記事稱其字嗣宗建安人與自述互異考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

城人則建安其祖籍與其歷官始末無考觀
記庚辰京城災周朝端諷其論事一條及與
真德秀私校殿試卷一條則似亦嘗為朝官
其所居何職則不可詳矣所錄分甲乙丙丁
戊五集凡二百有七條甲乙丙戊四集皆雜
叙高孝光寧四朝軼事各有標題不以時代
為先後惟丁集所記僅寧宗受禪慶元黨禁
二事不及其他紹翁與真德秀遊故其學一

以朱子為宗然賣武夷山一條乃深惜朱在

之類其家聲

案在朱子之子時官戶部侍郎

無所隱諱則非

攀援門戶者比故所論頗屬持平南渡以後

諸野史足補史傳之闕者惟李心傳之建炎

以來朝野雜記號為精核次則紹翁是書陳

郁藏一話臆嘗摘其誤以劉禹錫題壽安甘

棠驛詩為趙仲湜遊天竺詩一條周密齊東

野語嘗摘其光宗內禪慈懿於卧內取壘一

條又摘其函韓侂胄首求和誤稱由章良能
建議一條又摘其南園香山一條蓋小小訛
異記載家均所不免不以是廢其書也惟王
士禎居易錄謂其頗涉煩碎不及李心傳書
今核其體裁所評良允故心傳書入史部而
此書則列小說家焉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
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四朝聞見錄目錄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卷一

甲集

恭孝儀王大節

潘閻不與先賢祠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解中庸

慈湖疑大學

賜燕滌爵

大臣袞衣見百官

慶元六君子

衛魁廷對

布衣入館

光堯幸徑山

憲聖擁立

光皇命駕北內

止齋陳氏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胡紘李沐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詞學

武林山

高宗幸太學

中和堂御製詩

請斬喬相

三文忠

天子猷

華子西

劉三傑扶陞

請斬秦檜

請斬趙忠定

九里松用金字

壽星寺寒碧軒詩

夏執中扁榜

三省

南屏興教磨崖

天竺觀音

易安齋梅岩亭

五丈觀音

柳州五龍王廟

張司封廟

忠勇廟

忠清廟制詞

徑山大慧

宏詞

文忠答趙履常

徐竹隱草皇子制

昆命于元龜

考亭

洪景盧

趙忠定掄才

太學諸生寘綾紙

心之精神是謂聖

鄭節使酒過

史越王表

楊和王相字

朱趙謚法

卷二

乙集

高宗駐蹕

武林

武林

錢塘

洛學

吳雲壑

趙忠定

吳雲壑

又

高宗御名石經

光皇御製

三王得

清湖陳仙

烏髭藥

光拙菴

萬年國清

皇甫真人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恢復

秦檜王繼先

楊沂中穴西湖

普安

楮券

憲聖不妬忌之行

光皇策士

又

佑聖觀

莊文致疾

寧皇二屏

陸放翁

熊子復

越王陪位

高宗知命

憲聖擁立

攻媿樓公

翁中丞

張于湖

真文忠居玉堂

又

甲戌進士

函韓首

胡桃文鵝鴿色炭

王竹西駁論黃汪

呂成公編文鑑

洪景盧編唐絕句

秦小相黃葛衫

秦夫人淮青魚

高宗好絲桐

黃振以琴被遇

倪文昌請以諫大夫入閣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宮燭

柔福帝姬

技術不遇

劉錡邊報

陸石室

開禧兵端

卷三

丙集

褒贈伊川

虎符

逆曦偽服印

萬弩營

來子儀

朱希真

寧皇進藥

秦檜待敵使

真文忠公謚議

悼趙忠定詩

鵲鴿詩

宮鴉

田雞

史越王青詞

司馬武子忠節

張史和戰異議

寧皇登位

葉洪斥佞冑

景靈行香

王賢

高士

蕭照畫

慈明

節度

注脚端明

秃頭防禦

賢良

第一則

第二則

第三則

高宗六飛航海

韋居士

九里松宇

王正道

張通古

史文惠薦士

孝宗御製賜吳益

閩人訛傳兆域

天上台星

洞仙歌

方奉使

草頭古

三元

單夔知夔州

寧皇御舟

兩朝玉帶之祥

張公九成玉帶

卷四

丁集

寧皇即位

慶元丞相

冊立考異二則

又一則

又一則

又一則

慶元黨

慶元黨考異

文公謚議

文公覆謚

慶元二年御筆戒飭場屋科舉爲黨議發策

嘉泰制詞

卷五

戊集

岳侯追封

考異

遺事

畢再遇

周虎

田俊邁

御批黃榜

罷韓侂胄麻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

又

給舍繳駁論疏

尚書省榜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考異

侂冑師旦周均等本末

韓勢敗笑鑒

閱古南園

南園記考異

四夫人

滿潮都是賊

逆曦歸蜀

伶優戲語

侂冑助邊

韓墩梨

黃胖詩

劉淮題韓氏第

西湖放生池記

犬吠村莊

誅韓考異

又

李季章使敵詩

淮民漿棗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臺臣用謠言

好女兒花

秘書曲水硯

欽定四庫全書

四朝聞見錄卷一

宋 葉紹翁 撰

甲集

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刃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動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卻黃袍曉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仗劍自斷其髮其徒又未退

則欲自仗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真主不出則
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實歎其期未幾高宗即位於
應天王間關度南上屢嘉歎王祭濮園嘗自贊其容曰
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余乃始生濮
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似無爲有惟忠
惟孝不汙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
朽不汙不苟蓋自叙其推戴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禽忽
驚起衝落半巖花之句莫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郎最

爲蕃衍蓋恭孝之報云

潘閔不與先賢祠

潘閔居錢塘今太學前有潘閔巷

俗呼爲潘郎

閔工唐風歸

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之句識者稱之唯落魄不檢爲秦王記室叅軍王坐捕閔急甚閔自髡其髮易緇衣持磬出南薰門上怒既怠有爲閔說上者曰閔不南走粵則北走遼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時閔已再入京勅授四門助教閔以老懶不朝謁爲辭自封還勅

命時文法踈簡猶若此未幾論者謂閻終秦黨語多怨
望編置信上至信上酌道旁聖泉題詩柱上曰炎天熱
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不得此泉幾乎渴殺老叅軍猶
稱記室舊銜也先是盧多遜與潘善故有四門之命多
遜諧趙普不行普相多遜罷故閻終不免嘉定間臨安
守建先賢堂於西湖欲祀閻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

閻事見祠記

進德行而退文藝
先節義而後功名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

東萊字

直是說得書

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熹亦不敢強解
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
處却是太高所以不肯闕疑又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
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之
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
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
天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

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澄清者可酌儒

釋之分也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
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
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

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矣真文忠公德秀觀考亭之解以爲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謂考亭吾其敢忘先生乎考亭之門人劉黻字季文號靜春與文忠爲友而輩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爲論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故謂之性而貴於物焉湯誥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若有恒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
豈物之所得而擬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
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
言以自汨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
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爲人而已文忠
公與靜春辯各主其說或當燕飲旅酬之頃靜春必與
公辯極而爭起公引觴命靜春曰某竊笑漢儒聚訟吾

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力持其說不已著爲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似也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邑無不善無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辯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

讀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子嘗聞陸象山門人彭不記名謂予曰

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者亦是與孟子同時著書之人象山於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象山之學雜乎禪考亭謂陸子靜滿腔子都是禪蓋以此然告子決非孟子門人嘗風靜春去高弟二字

慈湖疑大學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一有私欲實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讀論語有毋意之說以爲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爲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論考亭先生之解是已於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爲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

撰碑誌俱欲去意其慮意之爲心累者無異於夫子子
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意不容
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欲一
於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論語之毋意者相爲發明
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
領既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鶩湖之會考
亭有詩其略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陸
復齋云畱情傳註翻荆棘着意精微轉陸沈象山云易

簡工夫終久大走離事業轉浮沈蓋二氏之學可見矣
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舟
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
而出攝治邑事象山其有自信處否學者曰只是信幾
個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幾個杜撰子曰足下信得
過否學者不能對却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个什麼
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謂子曰那學子應得也
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着此老極是機辯然亦禪也慈

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爲畫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亦源流於象山云

賜燕滌爵

賜酒羣臣無滌爵之文孝宗錫燕內朝丞相王淮涕流於酒已則復縮涕入鼻觀吳公瑀兄弟亦預燕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後有詔滌爵滌爵自淮始

大臣袂衣見百官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暑伏甚丞相淮體弱不能勝悶至絕上亟詔醫疾有間復有詔許百官以袂衣見丞相自淮始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盞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扣麗正甚急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

君子曰周端朝曰張道曰徐範曰蔣傳林仲麟楊宏中
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
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後至不能嗣韓亦慘矣
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
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還復籍於學
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
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
見我爲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肯退曰

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爲史氏
云云恐他時先生館職駸駸天下以爲出於李氏周愕
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
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於臺因劾
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昉
危公楨蕭公舜咨陳公處潔齋袁公變慈湖楊公簡相
與直言於朝俱以次引去周由進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
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予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予

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衛魁廷對

衛公涇字清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至公爲
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陳添差贅員之弊上勅授添差州
僉僉公即入劄廟堂以爲身自言而自爲可乎有旨待
詔於僉僉正關公已赴越任間會親友玩牡丹謂第一
花人尚貴之吾亦宜自貴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僉
僉垂滿必通書宰相爲謝然後遇次榜廷唱攷召命以

某日降旨入修門公以通書宰相非是唯任其遲速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不以通書爲訝雖已降召命而不與降入國門引見指揮公翱翔於江上六合塔下幾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郎召與公遇塔下鄭寒暄畢即問曰清叔何爲在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即直詣都省則面詰丞相丞相情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見公俱既史相誅韓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爲景憲太子舊學太子知其謀於內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

良能彈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猶未報章用臺吏語緘副疏以示公公車至太廟下得章所緘語謂使曰傳語中丞我今即出北關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置唯竢以大閫不復君矣錢召文象祖以史故於廣座中及公云初謂衛清叔一人望身爲大臣顧售韓侂冑螺鈿髻器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嘗授經於公初于猶爲士時公已罷政提舉洞霄宮遺于以書外緘題書拜上省元下唯具銜至幅內則稱拜覆不備題曰省元

學士先生蓋得前輩體又客曰迂齋樓公昉往往代公
箋啟又客曰輔漢卿嘗陪公閑話亦及道學又客曰王
大受迹頗踈於三客亦未嘗遊公之燕閭良能既逐公
去因及其四客于後位至司業樓位宗簿封事輪對有
直身聲輔嘗從考亭先生遊晚以弁服終王以忤攻媿
樓公故得罪後謫邵武終焉有易齋詩水心先生爲之
序稱許過於四靈衛公垂歿乞勿田澱湖一疏真體國
大臣也

布衣入館

震澤王蘋少師事龜山高宗宿聞其名又以諸郎官力薦駕幸吳門起召賜對以布衣賜進士出身正字中秘制曰朕於一時人才苟得其名自稍有自見往往至屢試而治不加進於是從而求所未試者至於巖穴之士庶幾有稱意焉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蘊積既久聲實自彰行誼克修溢於朕聽延見訪問辭約而指深師友淵源朕所嘉尚賜之高第職是校讐豈特為儒者一時

之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負師言上
意蓋謂龜山也王既入館猶子誼年方十四歲於書塾
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檜以謝天下爲僕所持索千金
王之父不能從族子謂之曰予金則返批批返而後別
議僕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從僕遂持以告有司
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驛聞於朝詔赴廷尉獄具伏罪
當誅檜閱其牘審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編
置象臺能詩文聚徒貶所檜死得歸治生產有緒頗本

將階大用以猶子故旋以他事爲言者所列坐廢於家
云

光堯幸徑山

光堯幸徑山憩於萬木之陰顧問僧曰木何者爲王僧
對大者爲王光堯曰直者爲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
堯爲龍君注香有五色蜥蜴出於塑像下從光堯左肩
直下遂登右肩還聖體者數又扶而朝亦數四光堯注
視久之蜥蜴復循憲聖體之半拱而不數時貴妃張

氏亦綴憲聖覬蜥蜴旋繞僧至諷經啖至憲聖亦祝曰
菩薩如何不登貴妃身蜥蜴終不肯竟入塑像下妃慙
沮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二事東坡宿齋扉夜有叩門者
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僞不待辯蜥蜴亦僧徒以缶
貯殿中施利者至則啖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徒本爲
利既爲利則必啖蜥蜴登妃身彼視君後妾爲何事龍
山間移天目以礎下小石竅往來又有龍君借地之說
至不敢聲鐘鼓事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憲聖擁立

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臨爲奠
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然禮文
難示於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先是
吳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
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決旬
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
王暨吳興入憲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曰爾

立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
却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
走憲聖已令知閣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
稱告大媽媽憲聖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
來我自與他着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
因責王以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爺又今却
見你言訖泣數行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爲勸王知憲
聖意堅且怒遂以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

得侂胄遂掖王出宮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
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
子即位於內則市人排舊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閣
故必先爲之備時吳興爲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
不爲備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詣
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間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
宗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謂誰對曰知閣
門事臣韓侂胄光宗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

上側堅不可取侂冑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拏璽寧皇之立憲聖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靜之治憲聖之大明也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藁於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侂冑陰忌琚以憲聖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謙事賞花命酒每極驩間劇語吳曰肯爲成都行乎吳對以更萬里遠亦不辭韓笑謂曰只恐太母不

肯放兄遠去然猶偏帥明荆襄鄂再判金陵終於外云
韓誅趙氏訟寃於朝公之子綱亦以公密奏藁進時相
疑吳爲韓氏至姻故伸趙而不錄吳云

光皇帝駕北內

布衣謝岳甫閩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羣臣苦諫至比
上爲夏商末造上益不悅岳甫伏闕奏書謂父子至親
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日何事羣臣苦諫徒以快
近習離間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愛陛下者如

陛下之愛嘉王萬一太上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爲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震於京同姓宰相有欲竢上已驚即薦以代已者止齋陳氏傅良時爲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顛俟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却上輦百僚暨侍衛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懿叱之曰這裡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下慈懿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

父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去謝遂報罷先是岳甫常上書孝宗請恢復不報謝娶孫氏孫已死謝發其線篋乃謝所上書副本也謝嘗以副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之謝益感愴閩士林自知觀過與謝同遊於京學以詩一絕爲紀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復讎詔奈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號爲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糧料院終於官

止齋陳氏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
蔡幼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已右遂用詞賦
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
元衡鑒正體故今舉子詞賦之失自陳始也奏疏洞達
其忠經義敷暢厥旨尤長於春秋周禮考亭視爲畏友
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
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輩行不侔而學業未能如晚
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聞未見其便止

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
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
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
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
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辯考亭微知
其然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辯
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
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

佐陸陳之辯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
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止齋實爲寧皇舊學上嘗思之
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胄對上曰臺諫
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
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於師友至
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
以舊學亦有贊策功阨於韓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於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臺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識文忠爲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寘異等是歲毛君自知爲進士第一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猶寘異等何也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曰力從吏恢復事且其父閱卷遂駁寘五甲勒授監當後廟堂授以江

東幹幕終文忠之立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南
岳劉君克莊潛夫以詩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豈
料臺中有異評後二十年纔入幕隔三四榜盡登瀛白
頭親病終天訣丹穴雖方隔歲生莫怪才人多困頓只
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詞云劉詩登
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流泊以死真公卒爲名卿留以
使酒任氣爲言者屢以聞然該敏貫洽近代相門弟子
未有也文忠初甚與之契中年對客語留則愀然不悅

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世為僕
所發公斷其廬得池於劉卧内劉氏遂衰其臨政操斷
皆類是故謗者亦不怨嘗得方巖王公簡復士人周儀
甫書云納去茂潛書雖儀甫不待老夫之祝茂潛永嘉
之政若干將莫邪新發於鋤切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
來墨池事最偉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

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屣以見且能昌
誦忠定大對廷策忠定於稠人中首稱之語且恨同姓
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絃進自叙科第嘗階上游冀裏
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
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絃未謁忠定嘗迂道謁
考亭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
則用薑醢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
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

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時猶未第絃氣勢凌忽若宿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何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絃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絃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採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埃先請葉學士

即水心

胡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穎子李公間居龜

溪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

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謝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於某官某語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於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爲韓留則力薦絃沐沐遂誣忠定爲不軌絃代擊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絃文逼柳柳州沐詩文洒脫著易頗

契與旨其初未必盡出於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鞏粟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鏜自叙其事京對鞏者無異於忠定對絃鞏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絃位近時凌次英以甲科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出自

省試命題亦然

真宗以

卮言日出試士於廷孫可等不究厥旨賦莫能就遂昧
死攀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真皇不以爲罪揭示所
出及大意謂卮潤也是歲可爲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
司揭示皆始於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廷對
始用策先是葉祖洽夢神人許之爲狀頭惟指廷下竹
一束謂之曰用此則爲狀元葉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

葉果爲首竹一束乃策

又夢中神爲設
狗肉片爲狀字

定數如此葉因

鄉人黃裳勸神宗講知上意深喜孟子嘗以語葉故葉對策始終援孟子以爲說先是荆國王安石嘗賦詩試闈中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蓋已嫉詞賦之弊後因蘇子由策專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用策力詆新法安石遂有罷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語近臣曰進士試策文理有過於制科者大臣皆熙寧黨遂方主罷制科議制科詞賦既罷而士之所習者皆三經所謂三經者又非聖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說以

增廣之各有套括於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應制誥
駢麗選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寧之制於是始設詞學
科試以制表取其能駢儷試以銘序取其記故典自渡
南以後始復詞賦孝宗始復制策而詞學亦不廢

詞學

洪氏遵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
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爲
神洪獨不記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

耶寧皇試宏博之士於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
劉澹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歷入變序者合用
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歷以爲據時鮑明法華字澣之爲
廷評明於歷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歷鮑爲劉里人徐謂
劉曰君盍訪鮑借兩界歷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
鮑得兩界歷具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已迫徐自訪
鮑借歷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劉持數日矣及試
之日果出歷序劉甚得意自以爲即神臂弓比序於徐

末但畧云亦有一行兩界歷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
秘書陳壁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山河歷
事爲疑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篇精
博文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贅是歲
劉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詣代嗣王謝賜玉帶
表用禮記孚尹二字以尹爲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
釋爲証用史釋音當以末釋爲証徐用第二音故主司
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粘但用於隔聯上一句四字

內亦何傷於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嘗訪真文忠公席間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答以試者二十人皆曾來相訪昨某閑教人謄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是純瑩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瑩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徐字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瑩處揭示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

甘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
異已實異等而末篇贅用周禮巫音咸音爲證遂申都
臺付國子監者詳徐真本共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
中異等爲玉堂寓直徐始三試有司中文忠立朝徐猶
爲親奉祠反爲冷官真出漕江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
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於鄉
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武林山

予嘗攷晉書地理志錢塘縣有武林山舊圖云在縣西十五里山高九十二丈周四十二里又名曰靈隱錢塘令劉道真錢塘記太子文學陸羽靈隱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翰林學士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即靈隱山舊圖經云虎林山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也新圖經云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無所考據予嘗竊笑舊圖經既云有武林山又名靈隱

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是武林自爲一山虎林
又爲一山城裏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爲圖經者未嘗
知武林避唐諱也又云西湖其源出於武林山則正合
攻媿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
西湖也舊圖經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諱未免疑武林
虎林爲二山矣詳見於下卷

其事無闕于世故似不必
辯蓋太一為聖駕款謁之

所以此資
備顧問者

高宗幸太學

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祇謁先聖止輦大成殿門外降登步趨執爵奠拜視貌像翼欽慕復幸太學御崇化堂頒示手詔示樂育詳延之誠意命國子司業臣閱講周易泰卦賜羣臣諸生坐聽講說上首肯者再復遷玉趾俯臨養正持志二齋顧瞻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齋也本幸養正齋養正齋與持志齋相鄰齋生正倖恩典遂力邀駕幸持志上憐其意而幸之自後未幸學之先上欲幸齋必預勅齋名擬截唯謹恐其復

邀駕覲恩也

中和堂御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所
爲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
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
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深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
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蠹臣堂
北又有清風亭御書其楹云斯堂特偉之觀無愧上都

薰風來南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因改爲偉觀聖
意駐蹕決於此詩

請斬喬相

文忠真公奉使北庭道梗不得進止於盱眙奉幣反命
力陳奏疏謂敵既據吾汴則幣可以絕朝紳三學主真
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喬公行簡爲淮西漕上書廟堂
云云謂蒙古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讐也今
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

敵史相以爲行簡之爲慮甚深欲予幣猶未遣太學諸
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楨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
斬行簡以謝天下

三文忠

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鏜以善事韓亦謚文忠後以公
論謂不宜以謚歐陽者謚鏜初謚文穆無名子作詩曰
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上
自有旁人說短長真文忠初謚也謚議未上有疑其太

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謚謚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謂公無愧於歐陽未嘗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辯用初謚云鐘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天子讞

永康之俗固號耳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於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冊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陳亮爲左

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於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已次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是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間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即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咎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

具聞於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於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於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榜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仇家寘亮父於州圖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歛所供嘗訟僮於縣而杖之矣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

軒辛公與相壻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予曰羅樞密黜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扣羅公曰吾有疑於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

雪戴溫公帽丁屐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
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
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亮獄事
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
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華子西

華岳字子西右庠諸生以武策擢第爲人輕財好俠未
第時以言語爲韓氏所貶寘建寧園土中投啟建守傅

公伯誠公憐之命出入毋繫又以詆觸李守伯珍

名大異

復寘園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誅華放還復籍於學
因擢第爲殿前司官屬華鬱然不得志有動搖大臣意
史命殿前卒圍其屋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
何怨尤而欲相謀岳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搜之赴京兆
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史持牘奏寧皇上知岳名欲活
之丞相進而告上曰是欲殺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
一遭便了初以斬罪定刑史對上曰如此則與減一等

上不悟以爲減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於東市岳
個儻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蒙齋史不
問

劉三傑扶陛

劉三傑衢人也與韓氏有故用爲太守朝辭寧宗劉有
疝疾偃僂扶陛檻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劉三傑
無君可議遠竄韓爲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桠云

請斬秦檜

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

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

奏藁本

高宗震怒以爲訐持欲

正典刑諫者以陳東啟上上怒爲霽遂貶胡儋耳胡之
州里竟傳公已誅死獨有一卜者謂公命當階政府必
不死又揭榜通衢以驗他日人皆目爲狂生先是敵入
中原朝廷議割四鎮不決敵騎奄至欽宗亟引從臣入
內問計倫遂竄名綴從臣直前乞上早戒嚴上驚問曰
爾謂誰倫對上以臣乃咸平宰相王旦孫上知爲旦孫

故實不問忠肅劉公珙以其材薦之高宗故用以奉使
銓疾其從敵人貶號之議故請斬之非疾和議也胡公
南歸孝宗嘉歎實之經筵欲大用之惜其已老公封事
未達北庭間者募以千金及敵得副本爲之動色益知
本朝之有人由是和議堅矣

請斬趙忠定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幼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
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光祖適帥荆

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
某崇模與危公楨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云今
聞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寮而並處念交遊之讐不同國
而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
不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歡乃有
操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蟹且將避之
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
間於存歿賓主之際則在於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

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
公焉用劉公得崇模牋愕寘几上即草檄勒回師劬弟
請斬忠定師劬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遊
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
弟云

九里松用金字

或問予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字何以用
金字謂之曰高宗聖駕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顧瞻有

扁翌日取入欲自爲御書黼黻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
歎息曰無以易說所書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復揭
之於一字門云

壽星寺寒碧軒詩

東坡既賦寒碧之句吳氏說能草聖行書尤妙嘗書坡
句於寺之髹壁高宗命使詔僧借入宮中留玩者數日
復命還賜本寺說字畫遇際聖君如此

夏執中扁榜

今南山慈雲巖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婕妤後贈賢妃好寺泉自

鳳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凰泉三字乃于

湖張紫薇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俗呼爲夏國舅偶

至寺中謂于湖所書未工遂以已俸刊所自書三字易

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及再駕

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執中所書上不復他語

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詔止用

孝祥書今復揭執中字

三省

嘉定重修都臺既成旨許士民入視凡三日驪塘危公
楨時爲秘書約予俱入既出則問客曰凡廳治皆南面
惟都臺則宰相坐東面參樞皆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
言太宗嘗爲中書令既已廟坐後人遂不敢專席者又
謂三省舊在內中不敢上儼南面者又謂宰相廟坐則
參樞不宜列坐者危公以其無據出於臆說而不大釋
然予年最卑公視予曰賢良獨不言乎予謝其問而對

曰熙寧官制既改三省長官皆視事南向餘官遂從兩列恐當以此爲據危公謂予曰子得之矣

南屏興教磨崖

又有小南屏山與南屏軒

今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溫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塘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於齊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書之也今南屏遂爲焚觀之場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觀音

孝宗即位之初出內府寶玉三品寘於天竺寺觀音道
場明年御製贊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爲世
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上之博
通內典如此

易安齋梅岩亭

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於郊壇易安
齋之梅亭云謁款泰壇因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岩

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爲賦梅岩云怪石蒼苔映翠霞梅稍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霽霞今上嫌諱冰

艷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見岩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喚作甚梅主僧對曰青蒂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藤對曰萬歲藤稱旨賜僧階上嘗拂石而坐至今謂之御坐

石

五丈觀音

觀音高五丈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蓋建隆元年秋也
轉智不御煙火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嘗服紙衣號紙衣
和尚高宗偕憲聖嘗幸觀音所憲聖歸即製金縷衣以
賜之及掛體僅至其半憲聖遂遣使相其體再製衣以
賜

柳州五龍王廟

出湧金門入柳州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異重

塑五王像旒冕珪服畢具其中三像一模韓侂冑像二模陳自強像三模師霁像時韓陳猶在臺臣攻師霁唯於疏中及師霁自貌其像不敢斥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爲信而易之然師霁論疏可考也

張司封廟

廟號昭貺即景祐中尚書兵部郎張公夏也

或作兵部史碑又作

太常祀典作工部員外俗呼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爲兩浙轉運使

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湖之害既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歷中廟於堤上嘉祐十月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令額紹熙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愧憤盡抱所書牘自赴於江上訴於帝後寓於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真野人語也江之所

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功未及成效
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
一不用其夢患當何如是尚得生名之智歿謂之神乎
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貺所築
堤今顧諉之錢王則尤繆矣

忠勇廟

廟在九里松故步軍司前軍統制張玘紹興三十二年
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玘用命戰沒奉旨贈清遠軍承宣

使仍於本寨門首建廟賜號忠勇乾道元年步帥戚方
所建

忠清廟制詞

顯仁太后龍輜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
爲孽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篤御旣戒浪平如席上
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
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旣竭于誠
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旣賴幽

寔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尚綏于四方之民以
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舊號四
字上加忠壯二字

徑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張公九成字子韶自爲士時已耽釋學嘗
與妙喜往來然不過爲世外交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
檜既竄斥張公廉知其素所往來者所善獨妙喜遂杖
妙喜背刺爲卒於南海妙喜色未嘗動後檜死孝宗果

放還復居徑山有勸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答孝宗
憐而敬之寵眷尤厚賜金鉢袈裟輿前用青蓋賜號大
慧言者列其寵遇太過高宗既御北內得以遊幸山間
以妙喜故賜吳郡田萬畝駕幸越二年始建龍遊閣

宏詞

嘉定間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羣試
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予載之詳矣水心先生着爲進
卷外彙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

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
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
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
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爲詞科則其人已自絕
於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
曲藝則其患又不止於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
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
之而已矣先生外藁蓋草於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

書流傳則盛於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於嫉視詞科亦異於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爲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蓋得於里人張彥青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放言也豈有激歎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纓纓方畢三年之制赤烏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

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
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既富既庶之功撫諭江西寇曲赦
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可以
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王亦豈予
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恨彛章其登公
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貴蓋文忠既入剡廟堂
謂二恩恐不得而兼故致微詞云

文忠答趙履常

文忠真公嘗與趙公汝談相晤趙公啟文忠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答以公爲宗國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論之臣爾趙公自失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語予曰他年某極力只做得田君貺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予論理學則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个皮膚如劉靜春却論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却與兄論骨髓其後公開

居十年而朝夕常反覆議論者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於嘉定之初耶

徐竹隱草皇子制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昆命于元龜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

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閫即東裝奏疏謂哀帝拜
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
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
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
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徧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
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學詞科於思思非不
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
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辯免所居官陳與真文

忠最厚蓋辯明故典頗質於文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賦武夷大隱屏詩云甕牖前頭大隱屏晚來
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
胡氏得其詩而誦之謂南軒張敬夫曰佳則佳矣惜其
有體而無用遂自爲詩以遺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
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青
更好胡公銓以詩薦先生於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

不拜蓋先生之意以謂胡公特知其詩而已門人以考
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爲陳氏所造本以真其父
之櫬葬畢因以爲祀塋之所題曰考亭其後亭歸於先
生以考亭於已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
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而門
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
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
自以爲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然

天下稱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稱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問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慕遂爲公易曰希元然天下亦稱景元者已久至今亦未有稱爲希元者文中子弟績字無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爲字蓋本於此

洪景盧

洪闕宣公以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

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

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遲之洪

公每勸上早諭莊文上爲首肯間因左右物色洪公子

政飲娼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

時洪爲知制誥

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詔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

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謝罪求去

歸番陽與兄丞相迺酬唱觴詠于林壑甚適偶得史氏
瓊花種之別墅名曰瓊野樓曰瓊樓圃曰瓊圃史氏欲
祈公異姓恩澤不從史氏遂訐公以瓊瑤者天子之所
居非臣子所宜稱公不爲動則伏闕進詞詣臺訴事因
爲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詠題品而人即毀之至不復
遷政府亦命矣

趙忠定掄才

忠定季子崇實間因與予商確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

先公居政府間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於他人之手則難於知人矣先公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曾遊京幙爲元僚有雋聲而誠實出於天性真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學諸生真綾紙

鄭昭先爲臺臣倏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謂京輩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

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有青蓋則用皂絹爲短簷繖如都下買冰冰擔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邏者猶以爲首犯禁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閤者或受謁諸生至詣闕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辯諸生攻之愈急至作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於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於強聒謂之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昇既

因檟樅齋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既罷一京兆矣其可
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
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既屈遂治任盡出太
學寘綾卷於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
之空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
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餽舊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
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子往廉其事具得實
因慈明啟於上上即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覃

免所居官仍爲農鄉諸生奉詔唯謹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闕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於此以予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歲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於太學云覃于宦業無顯過蓋善人也皂蓋一事合申廟堂當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皂織未知合與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揮以

憑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許用皂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爲善於處置矣時即有輕薄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

心之精神是謂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叙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鄭節使酒過

臣寮論列鄭節使興裔使酒尚氣政事鹵莽光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彷彿興裔戚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酒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爲使酒也言者慚懼而退隨有旨予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

不記名

能四六爲薦者越王召見

試以表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
萬分無一爲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語中載越
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没人善之意也

或云與呂
中公遺表

同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閑居微行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
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
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

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遽用
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
詣司帑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於司帑云王授
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於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
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贗押來脫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
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
且以爲真王所書且吾安敢僞司帑堅謂我主押字我
豈不認得相者至聲屈莫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

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釀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
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間因僉押支用歷既僉押
司帑者乘間白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
萬有之乎王曰是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帑
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
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
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
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說得是說得是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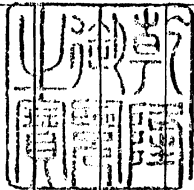
予相者錢五百旌之

朱趙謚法

忠定遺集其家欲以慶元丞相集爲目以慶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夫以忠節致死者俱與謚法有愍字趙忠定當謚愍其家子弟自列於朝謂愍之一字實不忍聞遂易謚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謚文正考功劉公彌正覆謚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又嘗著韓文考異一書宜特謚曰文且謂本朝前楊億後王安石雖謚曰文文乎豈是之謂乎旨從之自後議諸賢謚自周元公以下俱用

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



四朝聞見錄卷一